

群 像

罗 洪

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6.2

(5)

I216.2
36
34(5)

群 像

羅洪

BH16116



A 903227

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

群 像
罗 洪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三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5.5印张 3插页 105千字

1982年12月第1版

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650

书号：10173·348 定价：0.44元



作者 像
1939年夏

这里所收的十个短篇，大部分是从已经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子里选的，只有两篇没有结集成集，仅存书刊上发表过。十篇作品大多写了当时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。书名《群像》，只是用词概括这几篇小说总的內容，决不意味着这几个短篇有什么特色，正相反，在艺术表现方面，它是比较粗糙的。

罗洪 一九八三年二月上海

作者手迹

缘 起

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，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，并具有特殊的风貌。

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，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，大致可分三个阶段：一、抗战初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，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，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，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。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。二、“孤岛”时期，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，上海四周虽已沦陷，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。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，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，

采取种种灵活方式，继续与敌伪周旋。当时的文风，仍多激越，但限于环境，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。三、沦陷时期，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。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，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，坚持民族气节、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（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）更是大有人在。他们或用“商办”名义，继续编印书刊，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，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，发表反映现实生活、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，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。这时的文坛，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，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，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。这类作品，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，甚至色调暗淡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！就是这类作品，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。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，有的甚至惨遭

杀害。

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，都值得保存下来，使后代知道：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，有过这么一批作家，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，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。而流光易逝，岁月不居，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，大批资料仍然散佚，有待搜集，再不抢救，恐将荡然无存！

同人有鉴于此，集会商讨，决定承担起编纂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的责任，钩沉辑散，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，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福建诸省，以至香港、南洋等地，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（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杂文、剧本、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），分辑陆续出版，每辑十册。

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，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，推举楼适夷、林浹秋、柯灵三同志为主编，具体编务，则由杨幼生、陈梦熊、管权、胡凌芝、肖斌如五位同志担任。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

务。

担负工作的同志，各有自己的岗位，抽暇收集材料，走访求教，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，费时数月，一有所获，则欢欣如得至宝。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，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。展读当年作品，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，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，仿佛历历在目，许多篇章，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。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。

我们深感遗憾，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“丛书”出版就溘然长逝了，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。

《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》

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二年三月

目 录

民族战歌.....	1
后死者.....	12
群 像.....	48
逃难哲学.....	57
活教育.....	69
友 谊.....	82
践踏的喜悦.....	97
王伯炎与李 四 爷.....	120
邻 居 们.....	141
为了祖国的 成 长.....	157
后 记.....	168

民 族 战 歌

二十一路公共汽车到吕班路靠站停车，杨绍尧跳了下来。他想穿过马路，左边正有一辆摩托车驰来，眼看已来不及赶到对面了，便停住脚步。那摩托后边，还紧跟着两辆，保持相等的距离。每辆车上两个人，一式的制服，是法国巡捕。他们都戴着太阳眼镜，挺起胸脯，俨然是对付紧张局势。

这三辆摩托车过去了，杨绍尧赶紧走到马路对面。他心潮起伏，国家和个人都逢到一个巨变，大时代来临，生活的洪流正在迎面扑来啊！

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以后，谁都预料日本帝国主义要全面侵略；谁的心都沉甸甸的，唯恐政府又是不抵抗，招来一次更大的屈辱。

上海的日本租界上，驻着海军陆战队。在八月十三日那一天，向中国军队袭击了。中国防卫虽是薄弱，但是抵抗了，还击了，终于爆发了抗战，振奋了人心！屈辱了近百年

的中国老百姓，毕竟也看到中国军队拿起枪炮对付帝国主义，不是对付中国人了！

绍尧在家里坐不住，出来看看外面是个什么局面，租界边缘是什么样子。他家新租的屋子在法租界上，离南市比较近，便搭车到靠近南市的地方。只见从南市来到租界的人，扶老携幼，都提着包裹。他去找了住在附近的一个朋友，那朋友说：“昨天炮声一响，不少人涌进租界。后来铁门关上了，铁门外面还坐了一大片。今天，又开了一段时间。”

绍尧刚才看见的：铁门只开一条小缝，只准一个人通过，只准带一个包裹。

那朋友听绍尧说的情况，叹口气说：“租界，主权就是人家的喽！端人家的碗，就要受人家的管。不过，昨天从租界周围几个铁门里，涌进租界的人，也是不少。刚才你去看了，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人怨天怨地？也没有人惊惶失措？嘿，中国人就是能够忍受苦难！”

那朋友的话，此刻又在他耳边响了起来。绍尧转过了弯，又见到两辆摩托车，站着目送它们远去。这十里洋场，现在竟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！在自己国土上，却依人篱下，这怎么解释才好呢？祖国是这样百孔千疮啊！

这盛暑天气，柏油马路给太阳晒得快融化了。他掏出手帕擦擦脸，转到一条小路，两旁有整齐的梧桐，树叶茂密，一缕缕小风吹来，感到了一点凉意。

到五十六号门前，他停住了脚步，这就是新搬来的地方。推进后门，听到前房有说话声音，是妹妹惠若和一个女伴

正谈得热闹，见了他，惠若说：“二哥，你来参加吧。”

惠若正巧高中毕业，暑假里考了大学，眼下还没有公布录取名单。她是个爱好艺术的姑娘。绍尧，已经在大学读了两年了。

绍尧走进去，坐在靠窗口的姑娘，很有礼貌地站起身来。

惠若介绍说：“这是李雪鸿，我好象向你提起过，是位演员。”

“好象见过，”绍尧行过礼说，“记得在一个茶话会上，李小姐是春风剧社的代表之一。惠若，你说我的记忆力还不差吧，这是一年以前的事了。这之后，我听你说李小姐又参加了艺术剧团。”

那李雪鸿有点忸怩，她说：“我真健忘，提起了，才记得真是见过一面。惠若，你说过你的二哥写过几个独幕剧，还上演过两个呢，是个剧作家啊。”

“只是个文艺爱好者。”绍尧分辩说。

他们不再客套了，立刻谈到抗战。抗战，这是眼下最激动人心的事，每个人对它都有说不尽的话，诉不完的衷曲。绍尧他们在童年、少年时代，就听老师说雪耻，可是国耻不断增多，这次能够抗战，就有希望雪耻了！

李雪鸿对惠若说：“抗战刚刚开始，暑假完了，不一定能够开学，你加入我们这个剧团吧，抗日宣传，正需要人呢。”

惠若没回答李雪鸿的话，先问绍尧道：“二哥，你发表发表意见吧，战争已经爆发了，你说我该做什么？”

绍尧迎着妹妹投过来的目光，微微点着头说：“只要有利于抗战的，都是应该做的。”

惠若皱皱眉头，霍的站了起来，双手掩了掩耳朵。“我不愿意听你这说教似的话。刚才另外有几个朋友来，说是正筹备一个前线服务团，三天内就到前线去工作，我想去报个名。”她又回过头来说：“雪鸿，下学期不开学，那我迟早会参加你们的剧团。”

“惠若，前线服务团也好，剧团也好，我都赞成。先参加服务团也好，前线是锻炼人的地方，可以冲破你许多旧的观念。”

青年人的抗敌救国热诚，在惠若心头汹涌澎湃地翻滚。只听绍尧又说：

“要有心理上的准备，前线是艰苦的。”

惠若扫兴地抢白道：“你怎么老气横秋，这么不合时宜啊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前线炮火刚刚打响，你倒象个老爷爷模样，泼冷水、教训人！你以为我还是个孩子吗？为了抗战，青年人还能怕苦吗？”

“问题是吃惯了甜的，不知苦味啊！”

“我看，这话还是对你自己说说吧。”

“当然当然，我自己心里正在作准备，一松口就对你说了。”

李雪鸿扑嗤笑出声来。她是一个身材苗条有点俏皮的姑娘，刚才迎绍尧时候站了起来，还没坐下呢，现在干脆坐到惠若旁边说：“你们兄妹俩真有意思。说老实话，现在我们

都有一颗以苦为乐的心，为抗战、为国家，什么都能够贡献出来。”

绍尧用完全同意的神色向李雪鸿看了一眼。他看见惠若旁边的杯子里，有喝剩的果子露，又故意添上一句：“不是我说教，也不是我装得老成，对艰苦想得多点比较好！前线，连喝水也不会很方便。我为自己担心，在神圣的抗战时期，能不能尽自己的力量，献给国家？”

李雪鸿说：“我们剧团，就要到伤兵医院去服务，惠若，你如果参加前线服务团，今后我们也能遇到的。”

她们俩谈得热烈起来。

绍尧独自沉入深思。在前一段沉闷的日子里，他担心政府表面说几句硬朗的话，骨子里却打退堂鼓，向敌人暗送秋波，把芦沟桥事变弄成地方性事件，使人们的愤怒熄下去，又一次含垢忍辱。这样的事过去已经不少。可是各方面的力量和民众的呼声，使政府的动摇犹豫不得不收敛起来，抗战终于爆发了。

绍尧心里，好象燃着一团火。他想写一篇短文，题目也已经拟好，民族战歌。

隐隐约约有飞机的飞翔声音，把绍尧的思绪打断了。

惠若一个箭步就到了窗口，抬头望望，又转身喊道：“雪鸿，来看！也许会看得见的，好象声音近了，近了！”

李雪鸿边走边说：“是敌机还是我们的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一声爆烈的巨响，把他们怔住了。听得出来，声音离这里相当远，也听得出这声音既沉又重。惠若身

靠窗台，感到屋子微微摇晃。绍尧也奔到窗口，惠若睁大眼睛说：

“是什么？是炸弹吧？”

谁也没听到过炸弹爆炸的声音，但捉摸这样的爆炸，一定是炸弹。

爆炸声过后，四下里好象静了一静，他们屏住了呼吸……片刻的沉静之后，马路上有几辆汽车驰过，接着又是一辆摩托车。惠若低声说：“上海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上海这地方，看来不可能守很久。”绍尧说，“不过士气很高，能守一段时期。”

绍尧说话，俨然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他那突出的前额，一双深深凹陷的眼睛，这时候显得轮廓格外鲜明。

雪鸿紧接绍尧的话说：“我也听说，上海的地理形势不可能坚守，不过守卫上海的军队已经宣告要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上海民众情绪又极高涨，所以还能够守住。我们不是也要到医院到前线去服务吗？”

惠若非常同意地点点头，轻声说：“要是上海有那么一天，撤退了呢？”

“那除了租界，其他都是敌人的势力了。”又是绍尧发表意见。

“那时候我们就撤退，”李雪鸿说，“你们知道吗？有几个剧团，就要动身到内地去宣传了。”

绍尧又想到刚才那声巨响，这声音到底在哪里？侵略、屠杀、流血！中国人不愿做奴隶！不作出牺牲，哪里能战胜

敌人！正想得出神，听得邻居人家慌慌张张的说话声音：

“啊呀，刚才是炸弹落在大世界，说是死了几百！”

“你是一路奔回来的？脸色都发青了，快定定神。”

“偏偏落在这么个热闹地方！”一声老年人的长叹。

惠若忍不住了，奔了出去，急冲冲问道：“张先生，还听到什么消息吗？”

“说是大世界周围，四面交通断绝，只有救护车可以进去。有人运气好，皮也没擦伤，奔出来了。”

惠若又奔了进来，对李雪鸿说：“可惜前线服务团没有组织好，不能去救护。自告奋勇吧，也进不去，可是那边又多么需要人啊！”

“什么都是刚开始……我也该走了。外面轰轰烈烈，真是坐立不安！”李雪鸿说着，向兄妹俩打了个招呼，匆匆走了。

绍尧用手指击着桌子说：“敌人给租界当局来一个下马威！”

“弄来弄去，总是中国老百姓倒楣！”惠若恨恨地说：“租界当局么，当然是抗议，要他们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。可是几百个中国人白白死了！”

窗外吹来一阵傍晚的凉风，惠若一点也没有觉着，她沉思，沉思……

这一夜，她对着窗外闪烁的繁星，思索着……夏夜的天空是妩媚的，新月还没上来，星星却缀得天幕闪闪发亮。她想，它们知道不知道人间有这么个古老的国度，正在战火之